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第三十二回 平頂山功曹傳信 蓮花洞木母逢災

話說唐僧復得了孫行者，師徒們一心同體，共詣西方。自寶象國救了宮主，承君臣送出城西。說不盡沿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卻又值三春景候，那時節：輕風吹柳綠如絲，佳景最堪題。時催鳥語，暖烘花發，遍地芳菲。海棠庭院來雙燕，正是賞春時。紅塵紫陌，綺羅絃管，鬥草傳卮。

師徒們正行賞間，又見一山擋路。唐僧道：「徒弟們仔細，前遇山高，恐有虎狼阻擋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出家人莫說在家話。你記得那烏巢和尚的《心經》云『心無罣礙：無罣礙，方無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』之言？但只是：『掃除心上垢，洗淨耳邊塵。不受苦中苦，難為人人上人。』你莫生憂慮，但有老孫，就是塌下天來，可保無事，怕甚麼虎狼？」長老勒回馬道：「我

當年奉旨出長安，只憶西來拜佛顏。
舍利國中金像彩，浮屠塔裡玉毫斑。
尋窮天下無名水，歷遍人間不到山。
逐逐煙波重疊疊，幾時能夠此身閑？」

行者聞說，笑呵呵道：「師要身閑，有何難事？若功成之後，萬緣都罷，諸法皆空。那時節，自然而然，卻不是身閑也？」長老聞言，只得樂以忘憂。放轡催銀濁，兜韁趨玉龍。

師徒們上得山來，□分險峻，真個嵯峨。好山：

巍巍峻嶺，削削尖峰。灣環深澗下，孤峻陡崖邊。灣環深澗下，只聽得唼喇喇戲水鱗翻身；孤峻陡崖邊，但見那峯嶺出林虎剪尾。往上看，巒頭突兀透青霄；回眼觀，壑下深沉鄰碧落。上高來，似梯似凳；下低行，如塹如坑。真個是古怪巔峰嶺，果然是連尖削壁崖。巔峰嶺上，採藥人尋思怕走；削壁崖前，打柴夫寸步難行。胡羊野馬亂攔梭，狡兔山牛如佈陣。山高蔽日遮星斗，時逢妖獸與蒼狼。草徑迷漫難進馬，怎得雷音見佛王？

長老勒馬觀山，正在難行之處，只見那綠莎坡上，佇立著一個樵夫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一頂老藍氈笠，身穿一領毛皂衲衣。老藍氈笠，遮煙蓋日果稀奇；毛皂衲衣，樂以忘憂真罕見。手持鋼斧快磨明，刀伐乾柴收束緊。檐頭春色，幽然四序融融；身外閑情，常是三星澹澹。到老只於隨分過，有何榮辱暫關山？

那樵子：

正在坡前伐朽柴，忽逢長老自東來。
停柯住斧出林外，趨步將身上石崖。

對長老厲聲高叫道：「那西進的長老，暫停片時，我有一言奉告：此山有一夥毒魔狠怪，專吃你東來西去的人哩。」長老聞言，魂飛魄散，戰兢兢坐不穩雕鞍，急回頭，忙呼徒弟道：「你聽那樵夫報道：『此山有毒魔狠怪。』誰敢去細問他一問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放心，等老孫去問他一個端的。」

好行者，拽開步，逕上山來，對樵子叫聲：「大哥。」道個問訊。樵夫答禮道：「長老啊，你們有甚緣故來此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我們是東土差來西天取經的。那馬上是我的師父，他有些膽小。適蒙見教，說有甚麼毒魔狠怪，故此我來奉問一聲：那魔是幾年之魔，怪是幾年之怪？還是個把勢，還是個難兒？煩大哥老實說說，我好著山神、土地遞解他起身。」樵子聞言，仰天大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個風和尚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風啊，這是老實話。」樵子道：「你說是老實，便怎敢說把他遞解起身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這等長他那威風，胡言亂語的攔路報信，莫不是與他有親？不親必鄰，不鄰必友。」樵子笑道：「你這個風潑和尚，忒沒道理。我倒是好意，特來報與你們，教你們走路時，早晚間防備，你倒轉賴在我身上。且莫說我不曉得妖魔出處，就曉得啊，你敢把他怎麼的遞解？解往何處？」行者道：「若是天魔，解與玉帝；若是土魔，解與土府。西方的歸佛，東方的歸聖；北方的解與真武，南方的解與火德。是蛟精解與海主，是鬼祟解與閻王。各有地頭方向。我老孫到處里人熟，發一張批文，把他連夜解著飛跑。」

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：「你這個風潑和尚，想是在方上雲遊，學了些書符咒水的法術，只可驅邪縛鬼，還不曾撞見這等狠毒的怪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怎見他狠毒？」樵子道：「此山徑過有六百里遠近，名喚平頂山。山中有一洞，名喚蓮花洞。洞裡有兩個魔頭，他畫影圖形，要捉和尚；抄名訪姓，要吃唐僧。你若別處來的還好，但犯了一個『唐』字兒，莫想去得，去得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們正是唐朝來的。」樵子道：「他正要吃你們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。但不知他怎的樣吃哩？」樵子道：「你要他怎的吃？」行者道：「若是先吃頭，還好耍子；若是先吃腳，就難為了。」樵子道：「先吃頭怎麼說？先吃腳怎麼說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還不曾著哩。若是先吃頭，一口將他咬下，我已死了，憑他怎麼煎炒熬煮，我也不知疼痛。若是先吃腳，他啃了孤拐，嚼了腿亭，吃到腰截骨，我還急忙不死，卻不是零零碎碎受苦？此所以難為也。」樵子道：「和尚，他那裡有這許多工夫，只是把你拿住，網在籠裡，囫圇蒸吃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個更好，更好。疼倒不忍疼，只是受些悶氣罷了。」樵子道：「和尚不要調嘴。那妖怪隨身有五件寶貝，神通極大極廣。就是擎天的玉柱，架海的金梁，若保得唐朝和尚去，也須要發發昏是。」行者道：「發幾個昏麼？」樵子道：「要發三四個昏是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打緊，不打緊。我們一年，常發七八百個昏兒，這三四個昏兒易得發，發發兒就過去了。」

好大聖，全然無懼，一心只是要保唐僧。掙脫樵夫，拽步而轉，逕至山坡馬頭前道：「師父，沒甚大事。有便有個把妖精兒，只是這裡人膽小，放在他心上。有我哩，怕他怎的？走路，走路。」長老見說，只得放懷隨行。正行處，早不見了那樵夫。長老道：「那報信的樵子如何就不見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們造化低，撞見日裡鬼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想是他鑽進林子裡尋柴去了。等我看看來。」

好大聖，睜開火眼金睛，漫山越嶺的望處，卻無蹤跡。忽擡頭往雲端裡一看，看見是日值功曹，他就縱雲趕上，罵了幾聲：「毛鬼！」道：「你怎麼有話不來直說，卻那般變化了，演樣老孫？」慌得那功曹施禮道：「大聖，報信來遲，勿罪，勿罪。那怪果然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。只看你騰那乖巧，運動神機，仔細保你師父；假若怠慢了些兒，西天路莫想去得。」

行者聞言，把功曹叱退，切切在心，按雲頭，逕來山上。只見長老與八戒、沙僧簇擁前進。他卻暗想：「我若把功曹的言語實實告訴師父，師父他不濟事，必就哭了；假若不與他實說，夢著頭，帶著他走，常言道：『乍入蘆圩，不知深淺。』倘或被妖魔撈去，卻不又要老孫費心？且等我照顧八戒一照顧，先著他出頭與那怪打一仗看。若是打得過他，就算他一功；若是沒手段，被怪拿去，等老孫再去救他不遲，卻好顯我本事出名。」正自家計較，以心問心道：「只恐八戒躲懶，便不肯出頭，師父又有些護短。等老孫羈勒他羈勒。」

好大聖，你看他弄個虛頭，把眼揉了一揉，揉出些淚來。迎著師父，往前逕走。八戒看見，連忙叫：「沙和尚，歇下擔子，拿出行李來，我兩個分了罷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分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分了罷，你往流沙河還做妖怪，老豬往高老莊上盼盼渾家。把白馬賣了，買口棺木，與師父送老。大家散火，還往西天去哩？」長老在馬上聽見，道：「這個夯貨，正走路，怎麼又胡說了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兒子便胡說。你不看見孫行者那裡哭將來了？他是個鑽天入地，斧砍火燒，下油鍋都不怕的好漢；如今戴了個愁帽，淚汪汪的哭來，必是那山險峻，妖怪兇狠。似我們這樣軟弱的人兒，怎麼去得？」長老道：「你且休胡談，待我問他一聲，看是怎麼說話。」問道：「悟空，有甚話當面計較，你怎麼自家煩惱？這般樣個哭包臉，是虎說我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啊，剛才

那個報信的是日值功曹，他說妖精兇狠，此處難行，果然的山高路峻，不能前進，改日再去罷。」長老聞言，恐惶悚懼，扯住他虎皮裙子道：「徒弟呀，我們三停路已走了停半，因何說退悔之言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沒個不盡心的，但只恐魔多力弱，行勢孤單。」

『縱然是塊鐵，下爐能打得幾根釘？』長老道：「徒弟啊，你也說得是，果然一個人也難。兵書云：『寡不可敵眾。』我這裡還有八戒、沙僧，都是徒弟，憑你調度使用，或為護將幫手，協力同心，掃清山徑，領我過山，卻不都還了正果？」

那行者這一場扭捏，只逗出長老這幾句話來。他搵了淚道：「師父啊，若要過得此山，須是豬八戒依得我兩件事兒，才有三分去得；假若不依我言，替不得我手，半分兒也莫想過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師兄，不去就散火罷。不要攀我。」長老道：「徒弟，且問你師兄，看他教你做甚麼？」馱子真個對行者說道：「哥哥，你教我做甚事？」行者道：「第一件是看師父，第二件是去巡山。」八戒道：「看師父是坐，巡山去是走。終不然教我坐一會又走，走一會又坐？兩處怎麼顧盼得來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教你兩件齊幹，只是領了一件便罷。」八戒又笑道：「這等也好計較。但不知看師父是怎樣，巡山是怎樣？你先與我講講，等我依個相應些兒的去幹罷。」行者道：「看師父啊，師父去出恭，你伺候；師父要走路，你扶持；師父要吃齋，你化齋。若他餓了些兒，你該打；黃了些兒臉皮，你該打；瘦了些兒形骸，你該打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這個難，難，難。伺候扶持，通不打緊；就是不離身馱著，也還容易；假若教我去鄉下化齋，他這西方路上，不識我是取經的和尚，只道是那山裡走出來的一個半壯不壯的健豬，夥上許多人，又鉅掃帚，把老豬圍倒，拿家去宰了，醃著過年，這個卻不就遭瘟了？」行者道：「巡山去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巡山便怎麼樣兒？」行者道：「就入此山，打聽有多少妖怪，是甚麼山，是甚麼洞，我們好過去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個小可，老豬去巡山罷。」那馱子就撒起衣襟，挺著釘鉞，雄糾糾，逕入深山；氣昂昂，奔上大路。

行者在傍，忍不住嘻嘻冷笑。長老罵道：「你這個潑猴！兄弟們全無愛憐之意，常懷嫉妒之心。你做出這樣獐智，巧言令色，撮弄他去甚麼巡山，卻又在這裡笑他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笑他，我這笑中有味。你看豬八戒這一去，決不巡山，也不敢見妖怪，不知往那裡去躲閃半會，捏出個謊來，哄我們也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怎麼就曉得他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估出他是這等，不信，等我跟他去看看，聽他一聽：一則幫副他手段降妖，二來看他可有個誠心拜佛？」長老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你卻莫去捉弄他。」行者應諾了，逕直趕上山坡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螻蛄蟲兒。其實變得輕巧，但見他：

翅薄舞風不用力，腰尖細小如針。穿蒲抹草過花陰，疾似流星還甚。眼睛明映映，聲氣渺瘳瘳。昆蟲之類惟他小，亭亭款款機深。幾番閑日歌幽林，一身渾不見，千眼莫能尋。

嚶的一翅飛將去，趕上八戒，釘在他耳朵後面鬚根底下。那馱子只管走路，怎知道身上有人。行有七八里路，把釘鉞撇下，吊轉頭來，望著唐僧，指手畫腳的罵道：「你罷軟的老和尚，捉搵的弼馬溫，面弱的沙和尚，他都在那裡自在，捉弄我老豬來踏路。大家取經，都要望成正果，偏是教我來巡甚麼山。哈哈，曉得有妖怪，躲著些兒走，還不夠一半，卻教我去尋他，這等晦氣哩。我往那裡睡覺去，睡一覺回去，含含糊糊的答應他，只說是巡了山，就了其帳也。」那馱子一時間僥幸，拿著鉞，又走，只見山凹裡一彎紅草坡。他一頭鑽得進去，使釘鉞撲個地鋪，轆轤的睡下，把腰伸了一伸，道聲：「快活。就是那弼馬溫，也不得像我這般自在。」

原來行者在耳根後，句句兒聽著哩，忍不住飛將起來，又琢弄他一琢弄。又搖身一變，變作個啄木蟲兒。但見：

鐵嘴尖尖紅溜，翠翎艷艷光明。一雙鋼爪利如釘。腹餒何妨林靜。

最愛枯槎朽爛，偏嫌老樹伶仃。圓睛決尾性丟靈。辟剝之聲堪聽。

這蟲驚不大不小的，上秤稱，只有二三兩重。紅銅嘴，黑鐵腳。刷刺的一翅飛下來。那八戒丟倒頭，正睡著哩，被他照嘴唇上挖揷的一下。

那馱子慌得爬將起來，口裡亂嚷道：「有妖怪，有妖怪，把我戳了一槍去了，嘴上好不疼呀。」伸手摸摸，決出血來了。他道：「蹭蹬啊，我又沒甚喜事，怎麼嘴上掛了紅耶？」他看著這血手，口裡絮絮叨叨的兩邊亂看，卻不見動靜。道：「無甚妖怪，怎麼戳我一槍麼？」忽擡頭往上看時，原來是個啄木蟲，在半空中飛哩。馱子咬牙罵道：「這個亡人，弼馬溫欺負我罷了，你也來欺負我。我曉得了。他一定不認我是個人，只把我嘴當一段黑朽枯爛的樹，內中生了蟲，尋蟲兒吃的，將我啄了這一下也。等我把嘴揣在懷裡睡罷。」那馱子轆轤的依然睡倒。行者又飛來，著耳根後又啄了一下。馱子慌得爬起來道：「這個亡人，卻打攪得我狠。想必這裡是他的窠巢，生蛋佈雛，怕我占了，故此這般打攪。罷罷罷，不睡他了。」拿著鉞，逕入紅草坡，找路又走。可不喜壞了孫行者，笑倒個美猴王。行者道：「這夯貨大睜著兩個眼，連自家人也認不得。」

好大聖，搖身又一變，還變做個螻蛄蟲，釘在他耳朵後面，不離他身上。那馱子入深山，又行有四五里，只見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塊青石頭。馱子放下鉞，對石頭唱個大喏。行者暗笑道：「這馱子，石頭又不是人，又不會說話，又不會還禮的，唱他喏怎的，可不是個瞎帳？」原來那馱子把石頭當著唐僧、沙僧、行者三人，朝著他演習哩。他道：「我這回去，見了師父，若問有妖怪，就說有妖怪。他問甚麼山，我若說是泥捏的、土做的、錫打的、銅鑄的、麵蒸的、紙糊的、筆畫的，他們見說我馱哩，若講這話，一發說馱了。我只說是石頭山。他問甚麼洞，也只說是石頭洞。他問甚麼門，卻說是釘釘的鐵葉門。他問裡邊有多遠，只說入內有三層。□分再搜尋，問門上釘子多少，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。此間編造停當，哄那弼馬溫去。」那馱子捏合了，拖著鉞，逕回本路。

怎知行者在耳朵後，一一聽得明白。行者見他回來，即騰兩翅預先回去，現原身，見了師父。師父道：「悟空，你來了，悟能怎不見回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他在這裡編謊哩，就待來也。」長老道：「他兩個耳朵蓋著眼，愚拙之人也，他會編甚麼謊？又是你捏合甚麼鬼話賴他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只是這等護短。這是有對問的話。」把他那鑽在草裡睡覺，被啄木蟲叮醒，朝石頭唱喏，編造甚麼石頭山、石頭洞、鐵葉門、有妖精的話，預先說了。

說畢，不多時，那馱子走將來。又怕忘了那謊，低著頭，口裡溫習。被行者喝了一聲道：「馱子，念甚麼哩？」八戒掀起耳朵來看看道：「我到了地頭了？」那馱子上前跪倒。長老攙起道：「徒弟，辛苦啊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。走路的人，爬山的人，第一辛苦了。」長老道：「可有妖怪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有妖怪，有妖怪，一堆妖怪哩！」長老道：「怎麼打發你來？」八戒說：「他叫我做豬祖宗、豬外公，安排些粉湯素食，教我吃了一頓，說道擺旗鼓送我們過山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想是在草裡睡著了，說得是夢話。」馱子聞言，就嚇得矮了二寸道：「爺爺呀！我睡他怎麼曉得？」行者上前，一把揪住道：「你過來，等我問你。」馱子又慌了，戰戰兢兢的道：「問便罷了，揪扯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是甚麼山？」八戒道：「是石頭山。」「甚麼洞？」道：「是石頭洞。」「甚麼門？」道：「是釘釘鐵葉門。」「裡邊有多遠？」道：「入內是三層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不消說了，後半截我記得真，恐師父不信，我替你說了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嘴臉，你又不曾去，你曉得那些兒，要替我說？」行者笑道：「『門上釘子有多少，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。』可是麼？」那馱子即慌忙跪倒。行者道：「朝著石頭唱喏，當做我三人，對他一問一答，可是麼？又說：『等我編得謊兒停當，哄那弼馬溫去。』可是麼？」那馱子連忙只是磕頭道：「師兄，我去巡山，你莫成跟我去聽的？」

行者罵道：「我把你個囊糠的夯貨！這般要緊的所在，教你去巡山，你卻去睡覺。不是啄木蟲叮你醒來，你還在那裡睡哩。及叮醒，又編這樣大謊，可不誤了大事？你快伸過孤拐來，打五棍記心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那個哭喪棒重，擦一擦兒皮塌，挽一挽兒筋傷；若打五下，就是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怕打，卻怎麼扯謊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呀，只是這一遭兒，以後再不敢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一遭便打三棍。」八戒道：「爺爺呀！半棍兒也禁不得。」馱子沒計奈何，扯住師父道：「你替我說個方便兒。」長老道：「悟空說你編謊，我還不信，今果如此，其實該打。但如今過山少人使喚，悟空，你且饒他，待過了山。再打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古人云：『順父母言情，呼為大孝。』師父說不打，我就且饒你。你再去與他巡山，若再說謊誤事，我定一下也不饒你。」

那馱子只得爬起來又去。你看他奔上大路，疑心生暗鬼，步步只疑是行者變化了跟住他，故見一物，即疑是行者。走有七八

里，見一隻老虎從山坡上跑過，他也不怕，舉著釘耙道：「師兄來聽說謊的？這遭不編了。」又走處，那山風來得甚猛，呼的一聲，把顆枯木刮倒，滾至面前，他又跌腳搥胸的道：「哥啊，這是怎的起？一行說不敢編謊罷了，又變甚麼樹來打人？」又走向前，只見一個白頸老鴉，當頭喳喳的連叫幾聲，他又道：「哥哥，不差，不差。我說不編就不編了，只管又變著老鴉怎的？你來聽麼？」原來這一番行者卻不曾跟他去，他那裡卻自驚自怪，亂疑亂猜，故無往而不疑是行者隨他身也。馱子驚疑且不題。

卻說那山叫做平頂山，那洞叫做蓮花洞。洞裡兩妖：一喚金角大王，一喚銀角大王。金角正坐，對銀角說：「兄弟，我們多少時不巡山了？」銀角道：「有半個月了。」金角道：「兄弟，你今日與我去巡巡。」銀角道：「今日巡山怎的？」金角道：「你不知。近聞得東土唐朝差個御弟唐僧往西方拜佛，一行四眾，叫做孫行者、豬八戒、沙和尚，連馬五口。你看他在那處，與我把他拿來。」銀角道：「我們要吃人，那裡不撈幾個。這和尚到得那裡，讓他去罷。」金角道：「你不曉得。我當年出天界，嘗聞得人言：唐僧乃金蟬長老臨凡，□世修行的好人，一點元陽未泄，有人吃他肉，延壽長生哩。」銀角道：「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壽長生，我們打甚麼坐，立甚麼功，煉甚麼龍與虎，配甚麼雌與雄？只該吃他去了。等我去拿他來。」金角道：「兄弟，你有些性急，且莫忙著。你若走出門，不管好歹，但是和尚就拿將來，假如不是唐僧，卻也不當人子。我記得他的模樣，曾將他師徒畫了一個影，圖了一個形。你可拿去，但遇著和尚，以此照驗照驗。」又將某人是某名字，一一說了。銀角得了圖像，知道姓名，即出洞，點起三□名小怪，便來山上巡邏。

卻說八戒運拙，正行處，可的撞見群魔，當面擋住道：「那來的甚麼人？」馱子才擡起頭來，掀著耳朵，看見是些妖魔，他就慌了，心中暗道：「我若說是取經的和尚，他就撈了去。」只是說走路的。小妖回報道：「大王，是走路的。」那三□名小怪，中間有認得的，有不認得的。傍邊有聽著指點說話的道：「大王，這個和尚，像這圖中豬八戒模樣。」叫掛起影神圖來。八戒看見，大驚道：「怪道這些時沒精神哩，原來是他把我的影神傳將來也。」小妖用槍挑著，銀角用手指道：「這騎白馬的是唐僧，這毛臉的是孫行者。……」八戒聽見道：「城隍，沒我便也罷了，豬頭三牲，清醮二□四分。」口裡嘮叨，只管許願。那怪又道：「這黑長的是沙和尚，這長嘴大耳的是豬八戒。」馱子聽見說他，慌得把個嘴揣在懷裡藏了。那怪叫：「和尚，伸出嘴來。」八戒道：「胎裡病，伸不出來。」那怪令小妖使鉤子鉤出來。八戒慌得把個嘴伸出道：「小家形罷了，這不是？你要看便就看，鉤怎的？」

那怪認得是八戒，掣出寶刀，上前就砍。這馱子舉釘耙按住道：「我的兒，休無禮，看耙！」那怪笑道：「這和尚是半路上出家的。」八戒道：「好兒子，有些靈性。你怎麼就曉得老爺是半路出家的？」那怪道：「你會使這耙，一定是在人家園圃中築地，把他這耙偷將來也。」八戒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那裡認得老爺這耙，我不比那築地之耙。這是：

巨齒鑄來如龍爪，滲金妝就似虎形。
若逢對敵寒風灑，但遇相持火燄生。
能替唐僧消障礙，西天路上捉妖精。
輪動煙霞遮日月，使起昏雲暗斗星。
築倒泰山老虎怕，掀翻大海老龍驚。
饒你這妖有手段，一耙九個血窟窿。」

那怪聞言，那裡肯讓。使七星劍，丟開解數，與八戒一往一來，在山中賭鬥有二□回合，不分勝負。八戒發起狠來，捨死的相迎。那怪見他摔耳朵，噴粘涎，舞釘耙，口裡吆喝喝，也盡有些悚懼，即回頭招呼小怪，一齊動手。若是一個打一個，其實還好。他見那些小妖齊上，慌了手腳，遮架不住，敗了陣，回頭就跑。原來是道路不平，未曾細看，忽被蘿藤絆了個踉蹌。掙起來正走，又被一個小妖睡倒在地，扳著他腳跟，撲的又跌了個狗吃屎。被一群趕上按住，抓鬚毛，揪耳朵，扯著腳，拉著尾，扛扛擡擡，擒進洞去。咦！正是：

一身魔發難消滅，萬種災生不易除。
畢竟不知豬八戒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